

批 判 欄

讀了厭世主義論以後寫給苦悶

朋友的幾句話

瑛

彭康先生對於厭世主義嚆造不成立的成因，同受它流毒而成厭世的頹廢者，一任惡勢力包圍而撥起自殺的動機；理論上已經給我們以很明白的解析，同時並且指示我們用‘克制惡環境’去打滅這種墮落惡劣的自殘意識，他教我們認清楚的是在下面，我引幾句來譯譯吧。

“一般青年男女所受的壓迫不過是這些經濟的壓迫，這是資本主義的當然事實，……”

“家庭是封建勢力還存在的社會內應有的事，……”

“其實家庭問題就是經濟問題，所謂戀愛問題，又是家庭與經

濟問題，所以這是一貫的聯繫，……

“因此，這些一切問題，在現在是沒有別的解決，要將現社會推翻而建設一個新社會，這是客觀的根據方法。”……

從上面觀察起來，我們可以知道聯環的經濟家庭戀愛問題的壓迫包圍，便會把青年窒息，沒生氣；可是同時做這三問題壓迫的主力軍，也是統治階級之帝國主義化，才能夠有這樣大的力量，——這就是彭先生所謂不滿意於統治階級——其實統治階級也是同這三個問題連鎖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便是壓迫的；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社會便是解放的，關於經濟戀愛家庭的問題不過切身一些，關於政治的問題，在我們中國貴冑的人民，是受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毒，似乎對於統治階級是忽視，除了關心政治的青年，都是隔膜，好像看不見政治，而只看見切身的經濟家庭問題吧了；究竟政治也是一貫連鎖的，我們不該把‘統治階級’分開來講，而且惡社會統治階級是主要的惡勢力的幹部，我們該認清楚，它在宗法資產構成的現社會裏面的有力者，我以為我們應該不可忽略的。

澈底的改決方法，就是把現社會推翻，’這是很很有深長考慮的一句話；如果是這樣平常看下去，忽略了這句話的成因，便會誤會這句話是太火過了。要知道這句話裏面是有許多背景，這是留心近世社會思潮的人會知道的。什麼社會政策，改良主義，修正派，國家社會主義……他們都是不澈底，而且有名沒實，我們翻開各國近世社會史一看，便可以明白，這裏也不能夠盡說。就是舉一二件較著的事來說，救濟失業，同八小時工作制，授與女子參政或選舉權……

的娓娓動聽的名辭，究竟實行的在那裏，澈底惠及貧民的在那裏，不過掩耳盜鈴，給那班政客同代表做一齣傀儡戲吧了。要人家不吃鴉片，除非剷除煙苗澈底消毀毒物，這是人人知道的；要人們不受壓迫，也是除非澈底傾覆舊社會的組織，肅清遺孽宗法……一切的遺孽；如果不是這樣，便是令一面種販鴉片，一面嚷着禁烟；賣鴉片却美其名叫做‘銷售禁烟藥膏’，哎呀！朋友，青年的朋友喲！我們要認清楚呀！販賣煙土的，種煙苗的同庇護他們的人存在，他們不會教人民不受毒的。他的奸計巧術是利害的，正同封建資本遺孽遺留，是不改良社會的。我們在近世世界各國的改良社會政策已經演了的把戲，是可以明白了，可以得到教訓的，所以社會是應當推翻‘改造’，不能夠‘改良’的，這句‘澈底推翻’並不是隨便太過火說出來的呀！我所說它，不是隨便說得的，’就大略是這意思吧！

以上是關於彭先生給我們確定克制頹廢厭世的基本觀念。

還有一點我是模疑的，在這裏也說了出來，因為我知道批判好像是對於讀者眼力的錯誤不錯誤的測驗，同時也是要求作者以相當的指正。裏面有一點是開章第一句。

“現在雖然比較稍為收斂聲勢。”……

這一點我以為是表面上說話，也是一角說話；因為彭先生是指上海社會而已。在我以為普遍是更利害，而且更劇烈，假如跑到各地去細心訪問，便會知道；而且用別種自殺手腕的青年，多着呢！他們給趕到縱恣的灘，罪惡的海，自殺的沒有人家知道的正是很多；同時在自殺道上苦悶絞腦頹喪的可說是觸目皆是，他們痛恨經濟

家庭社會，愴心疾首，欲訴沒路，只好在慢性自殺中消磨，急性自殺中一了。所以我以為並未會稍為收斂，而且在這種社會制度下面，也沒有收斂的可能！除非青年會意識地去找他們的出路上認識了趕他們上自殺道上的惡魔社會的鬼怪，同時不給厭世主義者所誘陷以後。

在這些問題壓迫下的青年，更是不能夠忍受苦悶的；只有會去明瞭那社會構成的特質，會去明瞭它是市虎了明白它是腐幹了；同時且用我們——階級——的力量去摧枯拆腐，去打倒市虎，才會把苦悶消掉。如果妄自空想，忘卻了着實意識地，體驗地，去分析造成我們自殺動機的社會惡勢力的寄托，那便是白白地死了，這樣死，便是彭先生所說：‘可憐而不可惜’的死了。

現在把我的事說幾句吧，當我是一個熱血奔騰的少年，同時也是一個心高志大的少年；我那時淺薄的心靈，也嘗做了許多美滿的功成願償的痴夢，抹煞了一切社會惡勢力的存在的周遭。可是後來却受了社會的蹂躪，經濟的壓迫，家庭的摧殘，一連三次失學，七次幾乎失學。現在又是失業流浪，不知第幾次了，我受盡家庭鑽心苦痛的刺戟，受盡大人先生的鄙薄，受盡社會的冷嘲熱罵，不過是為：‘你也配唸書嗎？你也想做人嗎？’那時薄弱的意志只‘醉鄉宜常到，此外不堪行’便是我唯一的消磨方法了。可是後來醉也是不能夠把我的苦腦驅除了，因為醉後的醒，這是最苦腦的，找不到出路，便決意想自殺，却没有殺成，想去做和尚，也沒有做成；這或者是我根基

太淺薄，脫不了紅塵吧！現在既是成全了一個遊氓，又沒有能力去找錢來還房租，有時想竭力去求買一本雜誌找點智識也不能夠？（上期已有說過），只是流浪，只是漂泊，那麼？便該傾厭世主義者的迷途教：“生既沒聊事惜死？”跑去死才是呀！然而我可便死嗎？我便消磨嗎？忍受嗎？朋友！我們是應當到這裏來，找我們思想的出路，捉住我們的意識，用我們的在苦悶的腦力去分析快要崩潰的惡社會的組織，用我們要自殺的勇氣，去充實我們階級的力量，去向惡社會進攻，用我們的果決去判定舊社會的運命。

我們要明白宗法不是會吃人的，道德不是會吃人的，宗法道德是人類造的，是依着時間適應人類的要求而改移的；如果我們不假給它以權力，在它已經變成兇惡鎗鏢的今日，我們人類，也不致成為‘不自覺的自殺’——為人類所假給與權力的宗法道德所坑殺，道德是有時間性的。

我們要知道 Adam Smith 的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的社會已經壽終正寢，帝國主義同它的走狗家奴，還在用兵艦戰利器以保護它的僵屍，想延長它的聲勢。（就是現在輸出剩餘產物兵艦政策保護）

朋友呀！現在不是可以遁逃山林，也是沒有可以遁逃的地方了！現在也不是可以醉，也不容你醉，苦惱忍受了，經濟……生活問題迫上來，不容你逃脫了。我們現代青年！我們既不生在今時黃金時代的社會，也不生在將來真理普羅列塔利亞特實現以後的社會，恰巧生在二個社會交代的過渡時代。正像在羊腸小道上面，給強盜

趕到危崖的我們的階級的青年，呵！朋友呀！我們不拚力團結的殺強盜，只有給強盜殺了；我們如果是退後的，頹喪沮志的，便是墮下危崖；這是何等危急的情形，是怎樣應該果決的當兒，強盜雖是利害，可是他們是剝奪的呀！他們是靠搶掠的，他們人數是少的，我們應當用我們的在窮急苦悶的腦力，去分析他們所恃的武器是否中用，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果決，去選奪我們應取的手腕，用我們預備自殺的勇氣，去擊殺強盜。

年青苦悶的朋友喲！我們不用去希望那些改良者的政策而失望，他們的傀儡戲是我們看穿了的。我們不用去找那低眉靜坐的釋迦牟尼；也不必去問那基督上帝，他們是和平高調的歌者，他們不能告訴你怎樣掃除人世苦惱！他們是兩個痴人在說夢，他們要想用神秘的唯心的經典來感化製造罪惡的妖魔，矯揉社會的壓迫階級的鬼怪，而達到和平？！究竟多少千年了呀！看喲！朋友們！現在那經了多少千年洗禮的世界，可是釋迦基督所夢想的世界，那一角是他們所夢想的和平世界？只讓惡魔暴力榨掠的兇饑延張，把地球蠶据了，朋友喲！我們不是眼巴巴看得卑賤沒靈的僧徒教士在富翁貴人的庭階屈膝叩頭，不過是爲着些少的施與？

朋友喲！苦悶的青年朋友喲！在惡社會代表的輿論大怪物，我們的人格是不給承認，這是當然的；可是我們呀！應自肅整我們存在的人格，肅整我們人的（不是惡魔格的）人格，根據歷史，社會歷史進步的要求的使命，去探討我們需要的理智，有了極光明理智做我們行爲的後盾時，那也再不會有幻滅動搖與沉哀！

青年的朋友啊！宗法資產社會的兇焰會猛烈砥張，在這時期會猛烈一度的砥張，那不過是像那荳油燈，要熄時最後的青焰！

最後，我有幾句話說，就是我現在意識，也不見得不會淺薄些。只是我現在知道不該苦悶，應當去探求光明的思想來充實我的腦袋，做行為的後盾，去克制一切惡勢力的包圍襲擊。這是我的管見，所以我很願意告訴我們苦悶的朋友，共同來找我們的出路；雖則我的觀點或許有不理智的客觀的，也許是我學力稚弱，總之，至少我是抱著熱誠來向我們苦悶的朋友說話的。

英，12，1928